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 第六十六回 彭巡撫入都召見 奉聖旨查辦大同

話說彭公奉旨調入京都，即把任內所辦之事交代清楚，收拾行李起身。正值冬月初旬，天寒地凍，頭一站住金鈴口。次日過黃河，嚴寒天氣，滴水成冰，寒風似箭，冷氣如刀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蕭條古木立斜日，盛瀝寒雲滯早梅。愁處雲煙連夜起，靜時風竹過牆來。

故人每憶心先見，新酒偷嘗手自開。

景狀入詩兼入畫，言情不盡恨無才。

彭公過了黃河，往北按站行程，路上受了無限的寒冷，又遇陰雲四起，瑞雪霏霏。這日早行，約定了三十里之程，雪越下越大。彭公信口占一絕句云：五更驢背滿鞋霜，殘雪霏霏草樹荒。

身在景中無句寫，卻教人比孟襄陽。

彭公一路上早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就住在法源寺。次日即到內閣掛了號。

康熙老佛爺乃有道明君，知道彭朋是一個幹員，過了兩日，即傳旨召見。彭公在養心殿行了三拜九叩之禮，聖上開言道：「彭朋，你自到河南，剿滅山寇逆匪，也算辦事詳細，今調你

來京供職，著你去補兵部尚書。」彭公說：「奴才謝主鴻恩。」

聖上散朝回宮，彭公回家。次日，有親友來接風賀喜，彭公皆回拜了。上了任，闔署官員又來叩喜。

彭公除上衙門之日，即在家教訓公子德昌讀書。公子今年十六歲，已中了文舉人，大挑朝考一等，掣簽分吏部主事。至臘月，彭公無事，在後堂與夫人吃晚飯，說：「拙夫年已望六，膝下只有此子，賴祖宗盛德，今已金榜題名。我在宦途，一生並無虧德之處，今在京供職；惟知致君澤民而已。」夫人說：「德昌年幼發達，你我也算心安。」過了幾日，臘盡春回，時逢春正月，開印之後，彭公上衙門辦理一切公事。

到三月間，康熙佛爺在南苑海子打圍後，即下旨叫彭朋入內召見。彭公隨旨到了餘樂亭寢宮，見康熙爺帶一班內臣，正在那裡坐定。彭公行了三拜九叩之禮。皇上說：「彭朋，朕昨夜失去珍珠手串一件，賊人竟敢留下字跡。」即叫內臣給彭朋看。彭公接過一看，那字帖上寫的是：民子餘雙人，叩見聖明君；河南曾效力，未得沾皇恩。

彭公看罷，叩頭說：「吾皇萬歲！奴才在河南巡撫任內，拿獲叛逆宋仕奎諸賊，此人功勞甚大，並在內裡幫助張耀宗等，拿獲賊黨多人。此人姓徐名勝，後來他攜眷回家祭祖，奴才也未及題奏保他。」康熙爺聞奏說道：「彭朋，你去尋找徐勝帶來，朕必要召見此人。」彭公說：「遵旨！」

彭公叩頭下來，出了宮門，坐轎回宅。到書房內，要彭壽出去叫高源、劉芳二人來見。家人到外院西書房內，說：「高老爺、劉老爺，大人請你二人。」高通海、劉德太二人立刻換了衣服，來到書房之內，給大人請了安，問道：「大人叫我二人，有何吩咐？」彭公說：「聖上在南苑行宮失去珍珠手串，

是徐勝盜去了。你二人去找他來見我。」

水底蛟龍高通海、多臂膀劉德太二人答應下來，各換便衣出門。二人在正陽門外各處尋找，來至大柵欄各戲園中，真是萬國來朝，人煙稠密，各行買賣俱皆茂盛。他二人在酒樓飯館直找了一天，並無下落。二人也餓了，要找一個好的酒飯館吃飯，就來在這正陽樓樓上吃酒，要了幾樣可口的菜。高源說：「劉賢弟！你是精明通達之人，你想，徐勝就是無主見了，他也不該盜皇上的物件。」劉芳也說：「是不該的！」二人吃喝已完，只見跑堂的上來說：「高爺、劉爺！你二位的飯錢，有徐爺給了錢啦！」高通海就問姓徐的在哪裡？跑堂的說：「在下面呢。」高源、劉芳二人急忙下樓來找，並無一人，也不知徐勝哪裡去了？只見櫃上的人過來一位，說道：「高爺、劉爺，你二位的飯錢，姓徐的給了錢，他就走了。留下一個字兒，請你二位拿去看吧。」劉爺接過來一看，上寫：字啟二位兄台得知：弟徐勝自河南分手，天南地北，人各一方，時切想念。我自河南回家，不見兄台等，也未聽接旨，故今來京，驚犯天顏，盜來珍珠串一件。我也不必見大人，三日後必奉還。至囑！

呈高、劉二位老爺時安。並請升安不一。

愚弟徐廣治拜高通海、劉德太二人看罷，說：「他既如此，你我回去，把此情形回明大人便了。」高、劉二人下樓，回至宅內，把找徐勝之故回明了大人。彭公沉吟了半晌，說：「你二人下去吧，我看他如何奉還。」

過了一日，皇上回都，眾大臣等去朝見。彭公坐轎到了東華門下轎，只見有一位官員，身穿官服補褂靴帽，五官不俗，一口痰正吐在大人靴子上。他連忙陪笑臉，親來給大人抹擦。

彭公說：「不必！」那人還打了一個橫兒，說：「大人，請！」彭公走了兩步，覺著靴筒內有物件，一伸手摸出來的正是珍珠手串。暗稱稀奇，說：「果然是一位出奇的英雄！」進內到了養心殿見駕。朝駕已畢，彭公獻上珍珠手串說：「奴才奉旨拿獲盜珍珠手串之人，奴才今已找回珍珠串，徐勝不敢面君。」康熙爺說：「徐勝賞賜千總之職，留京補用。」彭公謝了恩，出朝回家中。

四月初旬，因大同總兵傅國恩拐印騙兵，修了一座畫春園，招兵買馬，聚草屯糧，搶了火藥局、軍裝庫。康熙旨意下來，派彭朋查辦大同府事務，馳驛前往，並隨帶司員，一路查訪民情。彭公接了這道聖旨，回家對彭興說：「你把我應帶的物件，想著給我收拾收拾，我帶兩班轎夫，把高通海、劉德太二人請來。」家人出去不多時，高、劉二人進來參見大人，問道：「大人有何事故吩咐？」彭公說：「我奉旨查辦大同府，並隨帶文武司員。我今只帶你二人前去，你們把隨行所用的行李物件，該帶的帶些，收拾收拾，我後日請訓起程。給你二人紋銀各五十兩，該帶的、該買的衣服，你二人自去辦理。」叫家人到帳房取來，交給高源、劉芳。二人說：「多謝大人。」彭公說：「你二人去辦吧！」彭公進內宅用了早飯，就有親友來送禮賀喜。

次日，彭公回拜了一天客。

四月初九日一早，彭公坐了八人轎，高通海身穿灰色布單袍，腰繫涼帶，青中衣，青緞靴子，外罩紅青羽緞單馬褂；劉德太也是便衣，寶藍綳網大衫，藍中綳褲，青緞三鏤抓地虎快靴，坐騎黃驃駒，鞍旁掛著一口帶鞘單刀。彭興、彭福、彭升、彭壽等各騎駿馬，出了德勝門。頭一站到昌平州，天色尚早，有七八個男女前來喊冤，求老大人施恩！彭公在轎內吩咐住轎。

頭前引馬的彭升等，方要掄馬鞭子打，彭公說：「把那七八個

男女帶過來。」家人說：「大人叫你等眾人過來。」那些喊冤之人，跪於轎前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民等冤枉！」彭公說：「你等所告何人？可有呈狀在此？」頭前跪的一人，年有半百，說：「小人吳昆，乃昌平州北關外人氏，跟前有一個女兒，名叫桃花，今年十八歲，已許給東關呂登榮之子為妻。今年二月十六日，夜內被賊人先奸後殺，還在牆上留下一朵白如意，是拿粉漏子漏的。還有一首詩，上寫的是：背插單刀走天涯，山林古廟是吾家。

國法王章全不怕，秉性生來愛彩花。

白日看見多姣女，黑夜三更來會她。

因奸不允多貞烈，倔強之時刀下哈。

小人清早起來，至昌平州衙門喊控，老爺傳我至二堂問了口供，立刻驗屍。把死屍驗過，吩咐小人把我女兒裝在棺材之內，候拿兇犯。過了幾日，我們鄰居黃家的女兒，也被賊人所殺，牆上留白如意一朵。一連七條命案，都是少婦長女，知州並不認真辦

理。小人連遞了兩張催呈，知州卻說小人刁頑！今日聽人說欽差大人查辦大同府，從此經過，小人等情急了，會合被害之家來此鳴冤，冒犯大人虎威，只求大人施恩，交派知州替小人的女兒伸冤！」彭公說：「帶吳昆等跟隨至公館辦理。」

吩咐起程。

行有七里多路，有昌平州知州劉仲元，帶公差人等前來迎接欽差，在大人轎前請安。彭公說：「你前往公館引路。」知州退後，坐轎先至公館伺候。彭公的大轎一到，公館放了三聲大炮。文武官員都來迎接欽差大人。彭公下轎來至裡面，又有參將、游擊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等，跟知州來參謁大人。彭公看了手本，問道：「貴州到任幾年？」劉仲元說：「卑職到任一年有餘。」彭公問：「本境地面清淨否？」答曰：「清淨。」彭公

說：「貴州是何出身？」知州說：「一榜舉人。」彭公說：「本處有白如意彩花淫賊，殺傷多命，貴州為甚不認真捕捉？」知州說：「卑職也嚴勤捕快即行捉拿，無奈此人遠遁。」彭公說：「總因你不清查保甲，以致地面不安。下去！明日務將賊人拿獲！」

知州答應說：「是！」就下去了。

彭公用了晚飯，叫高源、劉芳上來。二人進了上房，給大人請安。彭公說：「你二人把吳昆等送到州內取保，不准難為他眾人。」高、劉二人至外面，帶吳昆等至州衙署，交明瞭衙署當差的人，說：「欽差大人吩咐，叫他們取保回家。」二人回來，見大人稟復明白。彭公說：「本部院明日不走，我派你二人穿著便衣，在城內外村莊鎮店各處留神，尋找白如意的行蹤下落。」二人答應下去。

次日天明，吃了早飯，二人換上便衣，來到上房，見了大人說道：「我兩人就此去了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們見行蹤可疑之人，只管跟他，訪真了果是何人，再為辦理。」二人答應下來，出了公館，順路往前。劉芳說：「你我分路去訪，你往西北，我往東南。」高通海答應，往西走了幾步，心中想道：「不知賊人在哪一路？不免找一座酒飯館，暗中探訪探訪。」便在西街路北的酒館吃酒。劉德太出了東門，見關外買賣興隆，人煙不少，不知該往哪裡去訪，也不知白如意究係何人？就在路北小酒館內坐下說：「給我拿兩壺酒來！」酒保兒送過來兩壺酒。劉芳本是年幼之人，吃了兩壺酒，悶悶不樂，想不出一個出奇的主意來，心中著急，不是拍桌子，就是瞪眼睛。正在為難，忽聽東面噹噹鐘聲連響，走出酒館一看，見那邊圍了一伙人。不知所為何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